

# 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

## 一 解 题

本文讨论现代汉语完成貌的历史。

第一个问题是“动+宾+了”的来源。在南北朝时期，“动+宾+完成动词”这种结构已经出现，但是那时期用“毕、讫、已、竟”这些动词来表示完成。到了唐朝，“了”字变成最常用的表示完成的动词，形成“动+宾+了”这种结构。唐宋之际，“了”字开始往前挪，出现于动词和宾语之间，这就形成了现代汉语完成貌的句式。所以完成貌词尾从南北朝到现在的历史可以分成两段：前一段，结构不变，词汇发生变化；后一段，词汇不变，词序发生变化。

第二个问题是“动+宾+了”这词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。我们认为那时“动+结果补语+宾”这种结构已经很普遍，结果补语也表示完成貌，这是促成“了”字改变词序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此外我们还将讨论唐宋时期一些类似的词序变化。

## 二 敦煌变文中的“了”字

敦煌变文中“了”字的用法，王力先生早在1958年做过研究，近年张洪年、赵金铭二氏曾做过详细的分析。下面大部分是抄录赵文的资料，例句后注出《敦煌变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)的页数。

### 1. 动+宾+了

子胥解梦了，见吴王嗔之，遂从殿上褰衣而下。(26)

作此语了，遂即南行。(8)

领吾言了便须行，更莫推辞问疾去。(602)

有一处士名医，急令人召到，便令候脉，候脉了，其人云……(577)

目连剃除须发了，将身便即入深山。(716)

这些句子的“了”和现代汉语完成貌的“了”有两点相像：(1)它们都表示完成。(2)现代的“我吃了饭就去”这种句子，是表示某件事完成于另一件事之前，完成貌的“了”总是用在前面的小句里；唐代的“了”字也是这样用法。唯一不同的是词序，现代汉语完成貌出现于动词和宾语之间，唐代的“了”出现于动宾短语之后。下面会看到，南北朝的“毕、讫、已、竟”也具有(1)、(2)这两种特性，跟唐代“了”字的用法和意义相同。

### 2. 动+(宾)+副+了

拜舞既了，遂拣轴马百疋(匹)。(205)

布金既了情瞻仰，火急须造伽蓝样。(372)

悲歌以(已)了，行至江边远盼。(12)

升坐已了，先念偈，焚香，称诸佛菩萨名。(460)

地上筑境(坟)犹未了，泉下惟闻叫哭声。(105)

今受罪由(犹)自未了，朕即如何归得生路?(209)

直至黄昏，收兵不了。(85)

这种“了”可以受副词“已、未、既”的修饰。可见“了”还是动词。最后一句值得注意，赵氏(1979, 65页)认为“了”字是动词，受“不”字修饰；我们认为“了”字是补语，“收兵不了”的意思是“收不了兵”、“不能收兵”。这问题留到第五节再谈。

### 3. 动+了

群臣见了面含羞。(318)

军官食了，便即渡江。(20)

寡人饮了也莫端正。(197)

心中道了，又怕世尊嗔责。(398)

夫人闻了，又自悲伤。(774)

#### 4. 动+了+宾

说了夫人及大王，两情相顾又恫惶。（《欢喜国》，774）

见了师兄便入来。（《难陀》，396）

切怕门徒起妄猜，迷了菩提多谏断。（《维摩诘》，521）

唱喏走入，拜了起居，再拜走出。（《唐太宗》，211）

据我们所知，“动+了+宾”句式的例子，《敦煌变文集》里一共只有上列4句。敦煌变文各篇的写成年代很难确定，不能用它们来考察“动+了+宾”句式形成的时代。王力(1958, 306页)认为真正词尾“了”字在南唐已经出现了，例如：
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。（李煜《乌夜啼》）

太田辰夫(1958, 226页)举了几个更早的例，下面《六祖坛经》的例句是我们添的：

将军破了单于阵，更把兵书仔细看。（沈传师《寄大府兄侍史》，《全唐诗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5304页）\*

几时献了相如赋，共向嵩山采茯苓。（张乔《赠友人》，7328）

如今得了迎（递）代流行，得遇坛经，如见吾亲授。（敦煌本《六祖坛经》[830—860? ]）②

若道不传，早传了不传之路。（《祖堂集》[952]，卷四，78）

这样看来，“动+了+宾”这种句式在九世纪已经出现，但还不常用。

此外，我们知道“动+了+宾”比“动+宾+了”出现得晚。“动+宾+了”这种句式在中唐以后常见。在《祖堂集》和《敦煌变文集》里，后一种句式出现的次数远远超过前一种。《祖堂集》是现存最古的禅宗史之一③，书成于南唐保大十年(952)，北宋用这书的资料编成《景德传灯录》(1004—1007)以后，《祖堂集》渐受淘汰，终于失传，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才在朝鲜发现1245年开雕的二十卷全部版本。《祖堂集》里“了”字出现150多次，只有两句是“动+了+宾”，上面引了一句。后蜀赵崇祚编的《花间集》(940年左右)，“了”字出现5次，都是“完毕、終了”的意思，只有一句是“动+了+宾”（参考青山宏1974年编的索引）：

绣阁数行题了壁，晓屏一枕酒醒山。（孙光宪《浣溪沙》）

很明显，“动+了+宾”是九、十世纪新兴的句式，进入各方言的速度大概也不尽相同。

再谈“了”字早期的历史，王力(1958, 305页)以为“终了、了结”的意义的“了”字在汉代已经出现了，他引王褒《僮约》“晨起早扫，食了洗涤”，《广雅·释詁四》“了，讫也”，又引：

仪常规画分部，筹度粮谷，不稽思虑，斯须便了。（陈寿《三国志·蜀志》）

官事未易了也。（《晋书·傅咸传》）

且有小市井事不了。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）

《世说新语》是研究南北朝语言最重要的资料，“了”字的用例是：“了不”5次，“了无”5次，“了了”3次。“了不”意思是“完全不”，“了无”是“完全没有”，“了了”是“伶俐”（周一良，1963, 397页），这些“了”字都不是动词。用作动词的“了”字7次，4次意思是“了解”：“而心了其故”（《雅量》），“了其意”（《贤媛》），“不了麴蘖事”（《任诞》），“太傅既了己之不知”（《世说》）。只有3次意思是“终了、了结”：

吾久欲注，尚未了。（《文学》）

便足了一生。（《任诞》）

可将当轴，了其此处。（《雅量》）

《世说》的用例有两点值得注意：(1)这时还没有“动+宾+了”的句式，(2)“终了、了结”意义的“了”字在南北朝还相当罕见。这就使我们怀疑王力的说法。王褒《僮约》的年代真伪可疑，《晋书》写成于唐代。设若“终了、了结”义的“了”字汉代已经出现，从王褒(卒于公元50年以前)到刘义庆(403—444)的四百年之间，可引的实例只有3个，不免令人费解。

森野繁夫(1974)用东晋僧伽提婆翻译的《增壹阿含经》（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[简称《大正藏》]第II册）来研究当时的语法，他认为下列各例中的“了”字是用作“助动词”：

言论辩了，而无疑滞。（《大正藏》，II，557中）

智慧无穷，决了诸疑。（又，557中）

观了身本，所谓头那比丘是。（又，558下）

非世人所能晓了。（又，742下）

以其觉了愚法慧法，故名为觉。（又，802中）

我今观畜生众生，皆悉明了。（又，811下）

如来所说禁戒，我悉解了。（又，813中）

森野氏特别用这些例句来反对太田氏(1958, 226页)关于助动词“了”字起于宋代之说。太田氏引的例是：因便入衙，杀了蕃王所差使长。(张齐贤《洛阳措绅旧闻记》卷一)等闲妨了绣工夫。(欧阳修《南歌子》)

“助动词”的意思是动词词尾，用作助动词的“了”是“终了、了结”义的“了”字变来的。我们认为森野氏引的例句，“了”字都是“了解、明了”的意思，跟太田氏以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。

总起来说，我们还是拿《世说新语》作为根据，认为南北朝时代“终了、了结”义的“了”字虽然已经出现，但不常用，而且绝对没有“动+宾+了”句式。下面再解释唐代的这种句式是怎么来的。

### 三 南北朝的完成动词

现在要考察“毕、讫、已、竟”这几个字从南北朝到唐代的某些用法。这几个字是同义词，都表示“终了、完毕”，例如，《广雅·释诂四》：“了、阨、已，讫也。”《易·损》“已事遄往”注：“已，竟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知分》“则今是已”注：“已，竟也。”《礼记·檀弓》“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”孔颖达疏：“已，犹了也。”《战国策·齐策》“言未已”注：“已，毕也。”为行文方便，我们管“毕、讫、竟、已、了”叫“完成动词”，有时也简称为“完”。下面用的资料有几种属于南北朝或者更早的④。

#### 1. 动+宾+完成动词

竟：谢公与人围棋，俄而谢玄淮上信至，看书竟，默然无言。(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，239)

[张季鹰]作数曲竟，抚琴曰……(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，402)

自己立字竟，各还所在。(《增壹》，II，727上)

讫：尔时世尊以说法讫，即从坐起，还诣所在。(又，II，665上)

俱乞食讫，还至世尊所。(又，II，701中)

诸子闻说时，已得三车讫。(《神会》，胡适本，437)

今既发四弘誓愿讫，与善知识无相忏悔，[灭]三世罪障。(《六祖坛经》)

拜舞谢帝讫，收在怀中。(《敦煌》，210)

已：佛说此经已，结加趺坐……(《妙法》，IX，2中)

作是念已，即敕有司，令诸马群，分布与人。(《大庄严》，IV，346下)

时长者妇，在于树上，见斯事已，即便微笑。(又，IV，346上)

是时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座起而去。(《增壹》，II，637下)

善惠说法已，必却归大雪山南面。(《敦煌》，820)

便令入火堆，入火已。其火坑，世尊以慈火照，变作清凉之池。(又，295)

毕：王饮酒毕，因得自解去。(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，218)

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，还与王谈赏。(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，243)

神秀上座题此偈毕，归房卧，并无人见。(《六祖坛经》)

#### 2. 动+(宾)+副+完成动词

既毕：叙情既毕，便深自陈结。(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，60)

须达买园既毕，遂与太子却归。(《敦煌》，372)

不已：既还，知母憾之不已，因跪前请死。(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，9)

六师闻言笑不已。(《敦煌》，373)

已竟：践谷已竟，驱牛还主。(《贤愚》，IV，428中)

我作齐书已竟，赞云……(《南史》卷三0，788，中华书局，1975)

已讫：严办已讫，于是欲发。(《贤愚》，IV，412上)

饮食已讫，出外广行宣令。(又，411下)

葬送已讫，诸臣责师子曰……(《出曜》，IV，720上)

巡看已讫，更到余寺看礼舍钱。(《入唐求法》，开成四年八月十五条下)

卢绾辞王已讫，走出军门。(《敦煌》，44)

#### 3. 动+完成动词

毕：《世说》：言毕(148)，食毕(111)，哭毕(400)，看毕(448)，弄毕(476)，读毕(529)

《敦煌》：天福十五年岁当己酉朱明蕤宾之日?生十四叶写毕记。(135)

竟：《世说》：食竟(111)，讲竟(154)，看竟(156)，谈竟(297)，视竟(371)

讫：《世说》：听讫(306)，饮讫(521)，视讫(555)，拜讫(563)

《敦煌》：汉使吊讫，当即使回。(106)

目莲言讫，更往前行。(728)

己：(增壹)：诸比丘从如来闻己，便当受持。(II, 554上)

《太子须大?》：其人食己，呕吐于地。(III, 424上)

《佛说鹿母》：鹿母说己，便舍而去。(III, 454中)

《敦煌》：太子闻己，欢喜非常。(338)

其心净己，则一切功德清净。(562)

上面引的例句说明两点：(1)“动+宾+完”这种结构在南北朝已经出现，“动+宾+竟/讫/已/毕”这些句式南北朝在用，唐代也在用；(2)“竟、讫、毕、己”在南北朝的用法和唐代变文中的“了”字相同，唯一不同就是没有“动+完+宾”这种结构。

结论是：从南北朝到唐代，“动+宾+完”这个结构的框子没变，填框子的词汇发生变化；“了”字在这框子里替代了其他词汇，变成最常用的完成动词；“竟、讫、已、毕”唐代还在用，但已渐被“了”字淘汰。这样就形成了变文和其他唐代文献中的“动+宾+了”。

以前也有人讨论过“动+宾+了”的来源。赵金铭(1979, 65页)说：

“动+宾+了”这种格式和“动+宾+副+了”相比较，只差有无一个副词，但这个差别很重要。因为，没有副词，“了”字主要动词身份就没有保证，“了”已向虚词化跨出第一步。

这段话似乎有两个意思：(1)“动+宾+了”的结构和“动+了+宾”最接近。我们完全赞成。(2)“动+宾+副+了”是“动+宾+了”的历史上的来源。我们不能同意。上面看到的文献资料里，“动+宾+副+完”和“动+宾+完”这两种结构，南北朝和唐代都有；在这两个时期，这两种结构都是同时的关系，看不出什么先后演变的痕迹。

张洪年认为句式形成过程中受了梵文的影响，他说(1977, 66页)：

这里想提出个意见，“了、已、讫”用在句末来表示完成貌是受了梵文的影响。梵文的动形词(gerundial verb)的完成貌用词尾tva来表示。因为梵文的词序是把动词放在句末，所以完成貌词尾总是出现于由动形词构成的句子的尾端。碰到这种句子，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在汉语里也在句尾放个虚词。

张氏文中(66页)还说汉语受梵文影响是在唐代，也就是产生变文的时代。上面看到“竟、毕、已、讫”用在句末表示完成貌的句型在四、五世纪已经出现，所以如果要引进梵文来作解释，时间至少要往前推三四个世纪。总起来说，赵、张二位把“动+宾+了”的来源当作唐代语法史的问题，本文则把问题推到南北朝，这是我和他们看法不同的地方。

南北朝的“动+宾+完”是怎么来的?这问题目前不能回答。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句式最早出现的年代，也就没法讨论形成过程中是否受过梵文的影响。

有个初步的看法想提一下。《诗·风雨》“鸡鸣不已”，《诗·南山有台》“德音不已”，《战国策·齐策》“言未已”——这些句子中，名词、名动短语和动词(“言”)都可以做动词“已”字的主语。和南北朝的“动+宾+完”相比较，差别只是完成动词的主语的结构更复杂。张洪年(1977, 65页)问的问题是：在有动词和宾语的句子后面，为什么可以再加个完成动词?这个问题可以换种问法：完成动词的前面，上古只能放简单的短语，为什么到了南北朝，或者更早，可以放个主、动、宾俱全的完整的句子?上古时期，如果句子要用作主语或宾语，需要预先在这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个“之”字，把句子变成伪语化的名词(王力, 1958, 395—398页)。到了南北朝，作主语或宾语的句子不必伪语化。例如：

《论语·子罕》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

皇侃(488—545)《论语义疏》：“而此云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者也。”《论语·述而》：丘之祷之久矣。

[汉]孔安国注：“故曰丘祷之久矣。”

皇侃《论语义疏》：“丘祷久矣。”

此外，表示不可能的“不得”，也可以放在一个完整句子的后面，如：

“今壹受诏如此，且使妾摇手不得。”(《汉书·外戚传下》)

我们提出这几个句式，是因为他们和“动+宾+完”的结构相同。请看下表。汉语既能产生“妾摇手不得”和“丘祷之久矣”这样的句子，看来不靠外来的影响，也能产生“动+宾+完”这种句式。

妾	摇	手	不得	(《汉书》)
丘	祷	之	久	(孔安国注)
	看	书	竟	(《世说新语》)
王	饮	酒	毕	(《世说新语》)
主	动	宾		
主	谓		谓	

主	谓
---	---

#### 四 词汇兴替和结构变化

上面看到，从南北朝到晚唐，单靠词汇中的兴代就能解释“动+宾+了”的来源。现在想用完成貌的历史做例子，说明词汇兴替和结构变化在语法演变中起什么作用。

现代完成貌的前身在什么时候出现？如果着重“了”字，把变文中的“动+宾+了”看作前身，答案是唐代。如果着重句式，认清“动+宾+完成动词”是前身，答案是五世纪，或者更早。

句法结构不变，词汇中的新陈代谢就像接力赛跑，一个运动员跑累了，另一个接棒跑下去。汉语语法史常有这种现象，所以有些现代汉语句型的渊源，一直可以追溯到五世纪，完成貌就是明显的例子。

但是这里应该指出：完成貌至晚在五世纪形成“动+宾+完”这种结构，单靠词汇兴替，只能把演变史带到唐代“动+宾+了”这阶段，以后再发生结构变化，才能形成现代的“动+了+宾”。

#### 五 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的形成

1. 现在要解释现代汉语完成貌的词序是怎样形成的。上古和中古根本没有情貌动词词尾这个词类，也没有放在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完成貌词尾。上面说过，十世纪才出现“动+了+宾”，这种新兴结构的形成过程需要解释。

以前讨论这问题时总有人说“了”字开始虚化，“了”字从动宾短语的后面挪到宾语的前面。“虚化”和“挪前”是描写，是很正确的描写，但不是解释。所谓解释，一则是要把需要解释的现象和其他的类似的现象连贯起来，二则是要说明以前没有的结构怎么会在那时期产生。要解释完成貌的形成，按理想应该考虑到从晚唐到宋代整个动词组里面的变化。这在目前做不到。下面所说的只能算是初步的解释。

吕叔湘(1955, 59—68页)指出，表示可能的“得”和“不得”，在唐宋之际可以放在动宾短语的后面，也可以放在动词和宾语之间；从现代的观点去看，动宾短语后的“得”和“不得”往前挪了。王力(1958, 406—407页)指出，唐代的的结果补语可以放在动宾短语的后面，也可以放在动词和宾语之间；从现代的观点去看，动宾短语后的结果补语也是往前挪了。为行文方便，下面有时用“补”代表结果补语。太田辰夫(1958, 206—208、231—234页)又举了不少例句，把这两个现象的年代推得更早。下面打算用他们三位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完成貌词序的形成。

2. 1 现在比较动补结构和完成貌。唐代的的结果补语可以放在两个位置：

(甲)动+宾+结果补语

当打汝口破。(刘义庆《幽明录》)

今当打汝前两齿折。(《贤愚经》，IV, 429上)

吹欢[情人]罗裳开，动依含笑容。(《子夜四时歌·夏歌》)

复吹霾翳散，虚觉神灵聚。(杜甫《雷》，2337)

长绳百尺拽碑倒，粗砂大石相磨治。(李商隐《韩碑》，6154)

谁能拆笼破，从放快飞鸣。(白居易《鹦鹉》，4916)

列士抱石而行，遂即打其齿落。(《敦煌》，12)

(乙)动+结果补语+宾

复于地取内口中，啮破即吐之。(《世说新语·忿狷》)

时亢旱，春杂宝异香为屑，使数百人于楼上吹散之，名曰芳尘。(《拾遗记》)

无令长相思，折断绿杨枝。(李白《宣城送刘副使入秦》，1810)

今日压倒元白矣。(《唐摭言》)

这两种结构形成的过程不同，(乙)式大家晓得，最初是他动词加使动词，如“匠人斫而小之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，省略“而”字，变成“斫小”，这就是动补结构的雏型。(甲)式是递系式，例如“拆笼破”是“拆笼而笼破”，紧缩省略其中的一个名词(“笼”字)，就形成“动+宾+补”的结构。

比较(甲)式“动+宾+补”和“动+宾+了”，这两个句式里各成分之间的语意关系并不平行。“拆笼破”的意思是“拆笼而笼破”，“子胥解梦了”的意思不是“解梦而梦了”，而是子胥解梦这整件事情完成了，第三节说过，后者的结构是：主|谓|谓。

但是“了”表示完成貌，结果补语也表示完成貌。都表示完成貌，而语法结构则又同又不同：结果补语不但可以放在动宾短语之后，也可以放在动词和宾语之间；相较之下，“了”字在这时只能放在动宾短语之后。因为完成貌和结果补语的语意功用相同，但语法结构只有一半相同，所以结果补语既有的两种词序便促使“了”字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。

上面只是说说大意，现在要一步一步地论证。

2.2 “结果补语也是表示完成貌”，这句话凭什么根据？从语意的角度去看，这句话是很合理的；一件事总要完成后才能有结果，所以结果补语既表示结果，也必得同时表示完成。例如“折断绿杨枝”，“断”是结果补语，表示“折”的结果，“折断”这件事完成后，才能有“绿杨枝断了”的结果。

但我们不愿意单凭语意分析的方法论证上面的说法，所以还要找语法方面的证据。

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去看，结果补语和完成貌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确实很相近。第一，现代汉语根本就用“了”字做结果补语，例如“吃得了”、“吃不了”。第二，现代汉语完成貌的否定式用“没”或“没有”，例如“吃了饭”的反面是“没吃饭”。动补式动词的否定式也用“没”，例如“打破(了)”、“没打破”。用“没”字来否定的动词一共有三种：一种带完成貌，一种是动补式动词，一种带情貌词尾“过”，例如“我没吃过西餐”。这三种动词所表示的体貌都是过去完成或经历过的事情。正因为动补式动词和完成貌的否定式都用“没”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动补结构的结果补语也表示完成貌。

2.3 上面的论证是用现代动补结构的四个典型，如：

实现式 可能式

打破 没打破 打得破 打不破

下面想说明唐宋时代的四式是：

打破 打未破 打得破 打不破

如果这说法能成立，我们就可以用唐宋时代的语法现象，来证明动补结构的结果补语含有完成貌的语法意义。

附带解释一下，“没”字用来否定动词大概是元明时代才开始(太田，1958，302页)，在这以前用“未”、“未曾”或“不曾”。所以现代汉语可以用“没”来判别某种动词是否含有完成貌，更早则要用“未”字。

前面已经举过肯定的实现式例句，现在只举其他三种。

(丙)动+得+补(肯定的可能式)

若使火云烧得动。(来鹄《题庐山双剑峰》，7358)

惊蛙跳得过。(王贞白《芦苇》，8056)

将谓岭头闲得了。(成彦雄《松》，8627)

瞑鸟飞不到，野风吹得开。(曹松《夏云》，8225)

松鹤认名呼得下。(方干《题长洲陈明府小亭》，7465)

深水有鱼衔得出。(杜荀鹤《鸬鹚》，7982)

若也无人弹得破，却还老僧。(《祖堂集》卷二，85)

大庾岭头趁得及，为什摩提不起。(又，39)

未过得一两日，念得彻。(又，50)

(丁)动+不+补(否定的可能式)

碑楼功绩大，卒拽不倒。(《李相国论事集》卷一)

瞑鸟飞不到，野风吹得开。(曹松《夏云》，8225)

红尘飘不到(裴度《溪居》，3756)

长风翦不断(卢仝《新蝉》，4372)

气清寐不着(皮日休《三宿神景宫》，7037)

大牛六十头挽不动。(《法苑珠林》，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一四引)

自冬历夏，搬运不了。(《谭宾录》，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二九引)

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(白居易《赋得古草原送别》，4836)

春风吹不落。(白居易《落花》，4979)

几度野火来，风回烧不着。(白居易《有木诗》，4686)

(戊)动+未+补(否定的实现式)

巧儿旧来镌未得，画匠迎生摸不成。(张?《游仙窟》)

天边老人归未得。(杜甫《天边行》，2312)

深夜欲眠眠未着，一丛寒木一猿声。(杜荀鹤《宿村舍》，7982)

溅石进泉听未足，亚窗红果卧堪攀。(方干《郭中山居》，7487)

却是偶然行未到，元来有路上寥天。(方干《题赠李校书》，7489)

夷言听未惯。(韩愈《县斋有怀》，3776)

呼奴扫地铺未了。(韩愈《郑群赠簟》，3795)

公年已四十，书读未通，才坐便说别人事。(《朱子语类辑略》[丛书集成初编本]，214)

命数兵耘草……有一兵逐根拔去，耘得甚不多，其他所耘处，一齐了毕，先生见耘未了者，问诸生曰：……(又，215)

上面引的例句有几点值得注意：第一，动补结构的实现式和可能式，最早出现于中唐和晚唐，这段时期正是动宾短语后的“了”字要往前挪、但还没有往前挪的时期；第二，“动十未+补”就是现代的“没+动十补”，例如“眠未着”是“没睡着”，“听未足”是“没听够”，“听未惯”是“没听惯”，“读未通”是“没读通”；第三，“了”字用作结果补语的结构有三种：

肯定的可能式：“将谓岭头闲得了”

否定的可能式：“搬运不了”

否定的实现式：“耘未了”；“铺未了”

第二节里引了变文中的一句：

其时兜(匈)奴落节，输汉便宜，直到黄昏，收兵不了。(《敦煌》，85)

“收兵不了”的语法和“搬运不了”平行，意思是“收不了兵”、“不能收兵”，所以我们认为这句的“了”字不是动词，而是补语。

动补结构的补语，既然要用“未”字来否定，这就说明结果补语的语法意义是完成貌。

这样看来，在唐代“了”字没往前挪以前，动词和宾语之间，已经有了个表示完成貌的成分，但这成分是多用作结果补语的动词或形容词，如前所引“啮破”的“破”，“吹散”的“散”，“折断”的“断”。因为动补式的动词是可以不断创造的，结果补语没法一一列举。正因为动词和宾语之间，已经可以插入一个表示完成貌，只是没有专词来担任这个角色，所以当“了”字占据这位置时，完成并不是无中生有，而是把以前用“破”、“断”、“散”等等结果补语来表示的完成貌，集中在一个唯我独尊的“了”字身上。

此外结果补语在唐代可以放在两个位置：

动+宾+补：“复吹霾翳散”

动+补+宾：“吹散之”

第一种形式后来消灭了，这也可以看作补语往前挪。消灭的原因，是动补式动词数量多，创造力强，压倒了“动+宾+补”这种异型。

上面说过，“动十宾+了”和“动十宾+补”在语意和结构方面都有相同的地方，所以补语“挪前”，也间接促使“了”字挪前。

3.1 现在比较“动+宾+(不)得”和“动十宾+了”。

这两个句式里各成分之间的语意关系是平行的，例如：

妾	摇手	不得
子胥	解梦	了
主	谓	谓

子句的主谓结构说一件事情，然后母句的谓语说明这件事情的体貌(“了”)或者情态(“不得”)(⑤)。从语法意义的角度来看，体貌词和情态词放在同一个位置是颇合理。这种“(主，谓)，谓”的结构，吕叔湘(1958，210页)已经指出，后来张洪年(1977，60页)和赵金铭(1979，65页)对“动+宾+了”也作了同样的分析。

表示可能性的“得”和“不得”，在唐代可以放在两个位置：动宾短语之后，或者动词和宾语之间。

(己)动+宾+(不)得(太田，1958，231—232页)

今壹受诏如此，且使妾摇手不得。(《汉书·外戚传下》)

余时把著手予，忍心不得。(张?《游仙窟》)

一日近暮，风雪暴至，学童悉归家不得。(赵?《因话录》)

太原兵敌回鹘不得。(李德裕《会昌一品集》卷一四)

畏只对相公不得。(《历代法宝记》下)

吾不自知，代汝迷不得；汝若自见，代得吾迷。(《六祖坛经》)

一字三匹绢，更减五分钱不得。(高彦休《唐阙史》，又见于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四四)

逆贼梦衣袖长，是出手不得也。(李德裕《次柳氏旧闻》)

若立身于矮屋中，使人抬头不得。(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)

隐密全生时，人知有道得，大省无辜时，人知有道不得(《祖堂集》卷三，109页。吕叔湘[955，63页]引《传灯

录》卷一一，8页：“隐密全真时，人知有道不得；大省无辜时，人知有道得。”）

(庚)动+得+宾
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？(孟郊《游子吟》，4179)

城高遮得贼。(元稹《古筑城曲五解》，4611)

除得此患，众各思报恩矣。([唐]裴？《传奇》；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一)

到了宋代，表示不可能的“不得”才出现于动词和宾语之间。

(辛)动+不得+宾

在古虽大恶在上，一面诛杀，亦断不得人议论，今便都无异者。(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下)

禁止不得泪，忍管不得闷。(黄山谷词)

器远前夜说：“敬当不得小学。”(《朱子语类辑略》，39页)

表示不可能的“不得”，在唐代只能放在动宾短语之后，宋代以后可以放在动词和宾语之间，“不得”往前挪了。挪前的原因，第一，上面说过，唐代已经有了“动+不+补”的结构，由于类比作用，促成“动+不得”的兴起；第二，肯定式的“动+得+宾”在唐代已经出现，也是由于类比作用，使“不得”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的位置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，类比作用既然可以使“不得”挪前，为什么同样的作用不能使动宾之间的“得”字挪后，使“动+宾+(不)得”变成现代表示可能性的典型句式？我们的回答是：“动+宾+得”这种句式在唐代相当罕见，原因大概是在句末放个和前面牵连的单音节成分，会引起节奏不完整的感。因为“动+宾+得”这类的句子数目不多，也就产生不了使其他句式向他看齐的类比作用。

回来看完成貌。从唐到宋，“动+宾+不得”既然改换词序，变成“动+不得+宾”，而前者和“动+宾+了”结构相同，这也是使“了”字挪前的一个因素。

现在把上面所说的话总括起来，用个笼统的公式表示：

(壬)动+宾+“(不)得”/结果补语/”了”+动+“(不)得”/结果补语/“了”+宾

这公式其实是表示两种不同的现象。就“(不)得”和结果补语来说，上式表示词序的一致化；唐代“(不)得”和结果补语可以放在两个位置——宾语后面或宾语前面，现代只能放在宾语前面。就完成动词来说，上式表示“了”字往前挪了。

## 六 结 论

本文主要的意思是说，现代汉语完成貌的形成可以分成两个阶段：

从南北朝到中唐，“动+宾+完成动词”这个句式早已形成，但南北朝表示完成主要是用“讫、毕、已、竟”，后来词汇发生变化，形成唐代的“动+宾+了”。

从中唐到宋代，完成貌“了”字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的位置，挪前的原因有二：(1)动宾短语后面的“(不)得”和结果补语同时也往前挪；(2)放在动宾之间的结果补语早就表示完成貌。

## 附 注

①本文引唐人的诗句，除注出作者、篇名外，都注出《全唐诗》中华书局1960年版的页数。

②敦煌本《六祖坛经》，我们用的版本是：

*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; the text Of the Tun-huang manuscript, translated, with notes, by Phillip Yampolsky,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New York, 1967.*

③关于《祖堂集》的时代和来历，请参看柳田圣山编译《世界名著·续3·禅语绿》，中央公论社，东京，1974，74—77。《祖堂集》(台北，广文书局，1972)附有柳田氏的短序；这书另有日本版(京都，中文出版社，1972)，序比较详细。

④《世说新语》，刘宋，刘义庆(403—444)著。

《大庄严经》，后秦，鸠摩罗什译。(《大正藏》，IV，257—348)

《妙法莲华经》(406?)，同人译。(又，IX，1—62)

(出曜经)，后秦，竺佛念译。(又，IV，718—776)

《增壹阿含经》，东晋，僧伽提婆译。(又，II，549—830)

《贤愚经》，北魏，慧觉等译。(又，IV，349—445)

《佛说鹿母经》，西晋，竺法护译。(又，III，454—456)



《太子须大? 经》，西秦，圣坚译。(又，III，418—424)

《世说新语》有日本广岛大学高桥清(1959)编的引得，审核例句时可利用。为了方便一些读者，本文注出(世说新语)台湾艺文印书馆1964年影印金泽文库所藏宋本的页数。下面引翻译佛典时用下例的格式：“《大庄严》，IV，346中”。意思是：“《大庄严经》。《大正藏》第IV册，第346页中栏”。翻译佛经一般口语成分较多，但语法可能受梵文或巴利文的影响(周一良，1963，357页)，需要和《世说新语》或其他直接用汉文写的资料配搭着用。属于唐代的资料有以下几项：

李延寿等著《南史》(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0)

《神会和尚语录》(用胡适校敦煌唐写本《神会和尚遗集》，台湾，胡适纪念馆，1970)

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(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，《游方传丛书》，1931)

《六祖坛经》《敦煌本》

《敦煌变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7)，下面简称《敦煌》

南北朝的例句大部分抄自牛岛德次(1971)、苏联学者古罗维次[Gurevich](1974)、森野繁夫(1974)。森野氏从《增壹阿含经》里举的例颇有启发性。

⑤《世说新语》还有“动+宾十在+处所”的句式，如“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”(《巧艺》)，“独留女在后”(《假谲》)。带“在”字的补语，是表示动作的结果，也放在动宾短语之后，和“了”、“(不)得”的位置相同。

## 参考文献

吕叔湘 1955：《汉语语法论文集》，北京，科学出版社；特别是该书59—68页的《与动词后“得”与“不”有关之词序问题》。

王力 1958：《汉语史稿》中册，北京，科学出版社。

太田辰夫 1958：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，东京，江南书院。

高橘清 1959：《世说新语索引》，广岛，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。

周一良 1963：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。

柯罗斯(Elizabeth Closs) 1965：Diachronic syntax and generative grammar(《历史句法与转换生成语法学》)，Language, 41, 402—415.

志村良治 1967：《中古汉语的语法及语汇》，《中国文化丛书，1，言语》(牛岛德次、香坂顺一、藤堂明保编辑)，东京，大修馆书店。

牛岛德次 1971：《汉语文法论(中古编)》，东京，大修馆书店。

青山宏 1974：《花间集索引》，东京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。

森野繁夫 1974：《六朝? 语法》，《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》(33)，253—273。

古罗维次(Gurevich) 1974：Očerok Grammatiki Kitaiskogo Iazyka(《汉语语法纲要》)，莫斯科，1974(引者注：这书用的资料是四至六世纪翻译的佛经)。

张洪年(Samuel Hung-nin Cheung) 1977：Perfective particles in the Bian Wen language(《变文中的完成貌虚词》，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, 5, 1, 55—74.

梅祖麟 1978：《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》，《史语所集刊》，49, 1, 15—36页。

赵金铭 1979：《敦煌变文中所见的“了”和“着”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79年第1期，65—69页。

\*本文原载《语言研究》创刊号，1981年8月。